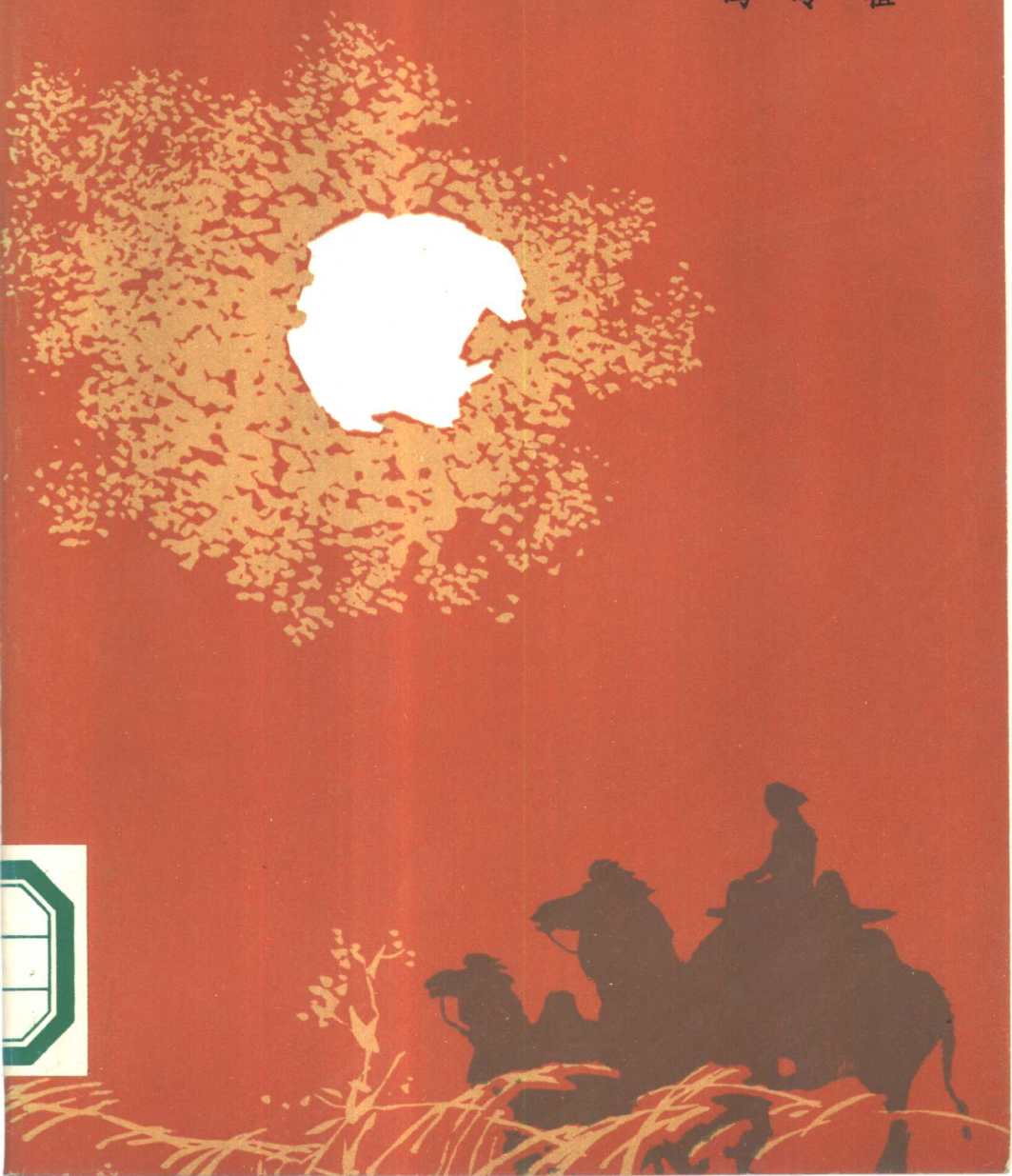


草原，悲欢离合

冯 苓 植





2 034 4166 8

冯 苓 植

草原，悲欢离合



责任编辑：杨植材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草原，悲欢离合
Caoyuan, Beihuanlihe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53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5\frac{13}{16}$ 插页 2

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500

书号 10019·4052

定价 3.20 元

目 次

驼峰上的爱	1
叛逆者	62
盛夏,在草原上	133
翅羽上的故事	188
沉默的荒原	224
雾中的牧歌	313
虬龙爪	
——鸟如其主	438
我从荒漠来	500

驼峰上的爱

引 子

骆驼——沙原上最高大、最温驯的动物。但在公驼发情期间，它却一反常态，狂怒得就象一头凶猛的野兽，追人、咬人，直到把人冲倒碾死。偶遇者幸运地躲上树去，它会守在树下啃树、摧树，使人无法逃脱；偶遇者若是遁入枯井，它则会以自己庞大的身躯，倒卧而紧捂井口，直至把人捂死。在沙原上，人们常常谈“驼”色变。当然，牧人们还是有一套制服和对付疯驼的办法，故事结尾将作概略介绍。至于母驼的发疯，则是极为罕见的。本小说里援引的，就是极为罕见中的一例……

——有关材料摘自《恐怖的趣闻》

第一……

第一个发现骆驼阿赛神情不正常的，是放驼人纳苏九岁的儿子小吉尔。

阿爸又罕见地醉倒了，整个蒙古包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味儿。小吉尔喊了几次都没喊醒，只好孤独地坐在门前的拴马石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提心吊胆地望着荡起沙雾的远方。笨拙的大狗巴日卡，忠诚地卧在小主人脚旁，伸出舌头，热得直喘

气儿。

莽莽苍苍的荒漠草原上，丛生着一簇簇寸草、冬青、芨芨、沙蓬、骆驼刺，遮掩了黄沙、隐没了戈壁。远远望去，眼前尽是一片单调的墨绿色，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茫茫的天际。周围没有一丝响动，没有一丝变化，仿佛其它色彩和声音，都被这沉寂的绿、枯燥的绿、死气沉沉的绿吞噬了。

小吉尔连一点调皮捣蛋的心思都没有了，哼哼了两声，害怕得真想哭。大狗巴日卡望了他一眼，本想摇摇尾巴以示响应，但是小吉尔没哭出声来，大狗也就懒洋洋地作罢了。

天气真热啊！一股热浪裹着沙尘在莽原上蒸腾着。不但跳鼠、灰兔躲进了洞里，就连蚂蚱也藏在草棵下蔫了。远处的马子被晒得垂下了头，好象连甩动尾巴赶马蝇的劲儿也没了。草叶上泛着令人心烦的油汗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四野无声无息，海海漫漫地扩展着，显得既空旷又寂寥，把小吉尔和大狗巴日卡，包围在一种酷热而又恐怖的气氛之中。

大狗巴日卡，把头枕在伸出的前腿上，没心少肺地睡着了。小吉尔可不行。虽然阿爸经常是阴沉沉的，但是除了他，自己在这荒漠上再没有亲人了。小吉尔摇了摇疲困的脑袋，使劲用双手托着下巴，痴痴地注视着远方。空旷的沙原寂静得怕人，好象眼前的一切都在酷热中凝固了。只留下有关疯驼的恐怖传说，幽灵般地在烈日下徘徊着。

母驼阿赛死去了心爱的驼羔儿，炽烈的母爱使它神情不正常了……

小吉尔迷惘地感觉到，仿佛前些天，沙原还是那么充实，那么美好。阿爸在驼群间，忘我地照看着这些温驯而巨大的朋友。母驼阿赛还带着它新生的驼羔儿，幸福地在墨绿色的岗丘间徜

样。但是，自从查干敖包下的那达慕盛会、那娇小的女人出现以后，沙原上的平静就被破坏了。阿爸开始无节制地喝酒，母驼阿赛失去了心爱的驼羔儿，小吉尔也突然发现眼前的荒原是这样空旷、寂寥和忧伤……

那还是放暑假之后，查干敖包下举行了三年一度的那达慕盛会。放驼人好象惧怕欢乐，单单打发小吉尔带着笨头笨脑的大狗，跟随着牧马人阿杜沁全家去了。这是荒漠上他们唯一的邻居。他家那八岁的小女儿塔娜，不但是小吉尔形影不离的小伙伴，而且现在是放驼人挤驼乳很好的小助手了。

富有民族特色的沙原盛会，那是荒漠上难有的欢聚。调皮的小吉尔象脱了缰的野马，整天带着大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四处捣乱，八方惹祸，小塔娜受命跟踪，可连他的影儿也抓不住。夜，降临了！但这是一个富有荒漠色彩的狂欢之夜。一堆堆的篝火，一群群粗犷的沙原人。酒、歌声、豪放的笑声和炽烈的舞蹈，把小吉尔深深吸引住了。突然，在跳跃的火焰映照下，一个娇小的女人轻盈地跃落在人群中，一甩浓浓的黑发，便在熊熊的篝火旁狂舞起来。刹那间，莽莽苍苍的荒原上什么都不存在了，仿佛天地间只存在一个她。闪烁的火光、跃动的火焰、流盼的目光、旋风般的舞姿、牧人们一张张如醉如痴的脸。小吉尔迷住了，痴痴呆呆，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……

这一夜，他怎么被阿杜沁大叔抱回帐篷的，小吉尔不知道。他怎么和小塔娜伙盖着一领大皮袄睡下的，小吉尔也不知道。他的眼前仍然是那跃动的火焰、狂舞的身姿。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才被一阵轻轻的啜泣声惊醒了。小吉尔发现自己正被谁紧紧搂在怀里，脸上湿漉漉的，那是从上面滴下的泪。小吉尔向上望

去，啊！是她……只不过篝火旁狂欢疾舞的神态不见了。小马灯闪烁的灯苗儿下，映照出她一头浓浓的黑发，一双满怀忧郁的眼睛，一张满是泪痕的脸，随之又传来了她一腔哀怨的声音：“三年后，我回来了……可他终于没有来，一切心思都白费了……”小吉尔听不懂，他不习惯于这种爱抚，急于挣扎出这个娇小女人的怀抱。那女人吃惊地低下了头，狂吻着把他搂得更紧了，还哽咽着热切地呼唤道：

“吉尔、小吉尔！我的儿子……”

什么？小吉尔又呆呆不动了。他一生下来，就是在奶奶怀抱中长大的，六岁的时候他才又回到阿爸身边。蒙古包里从来就没有过女人，母亲这个概念在他头脑中是不存在的。骄傲的放驼人爱抚的方式就是放纵，小吉尔在荒漠上成天带着大狗，追逐着驼群嬉戏，撩逗着驼羔儿玩耍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个阿妈。

娇小的女人还在不停地吻着他，亲昵地呼唤着他，但小吉尔却感到是这么突然，甚至有点使人不安和害臊。他终于挣脱了女人的怀抱，匆匆又钻到那领大皮袄下，和小塔娜紧紧搂在一起，好象生怕这个女人把他抱走似的。大狗巴日卡也仿佛要划清界线，也匆匆离开了那女人的膝畔，慌忙钻到了他和小塔娜之间。这个自称阿妈的女人突然失声痛哭了，捶打着自己的胸脯。小吉尔紧紧用大皮袄蒙住了头，他不愿听大人们规劝的声音。什么回来、什么骄傲、什么为了孩子，多么复杂啊！

第二天，那达慕盛会还在继续着。小吉尔感到昨天晚上仿佛作了个梦，白天的热闹景象早使他遗忘了这一切。他又带着大狗巴日卡，四处调皮捣蛋着，小塔娜又开始找不到他了。但是那娇小的女人，却好象变成了他的影子。黑黑的眸子里充满了

柔情的爱，总跟在他的身后转。她对小吉尔是卑躬屈膝的，不惜一切地讨他喜欢。甚至她对大狗巴日卡，也给予特殊的宠爱。夜里，小吉尔发现自己又被这娇小的女人搂在了怀里，这次他不太反感了。女人还给他轻柔地唱了一支古老的催眠曲，他竟下意识地搂着她的脖子睡着了……

五天的那达慕盛会结束了。牧马人的妻子要带着小塔娜，到姥姥那里住些天。小吉尔只好带着大狗巴日卡，跟随阿杜沁大叔返回寂寞的荒原。娇小的母亲来送别儿子了，泪水、亲吻、久久的凝视……最后她捧来了崭新的小蒙古袍子，精致的小马靴，还有一个漂亮的小书包。阿杜沁大叔为什么对她大发脾气，小吉尔搞不清楚。只见她紧紧搂过自己之后，便一甩长发，委屈而痛苦地哭着跑了。这次小吉尔追了过去，竟突然主动地扑进了她的怀里，只是叫不出口：阿妈……

小吉尔根本没料想到，回到了阿爸身边，这一切竟给他招来了这么大的灾祸。阿爸几天未见，胡子竟长成了一团漆黑的乱麻。眼神阴沉沉的，好象刚刚喝过酒。他狂怒地对待儿子带回这一切：撕、扯、踏、掷，并且罕见地狠狠揍了他一顿。小吉尔捂着屁股大声号啕着，又使他痛苦万分，惊慌失措。放驼人又骑着快马，连夜为儿子买回了香甜的奶糖、昂贵的玩具、珍贵的蒙古小刀，甚至一枝成人的猎枪。但是他却喝醉了，并且带回了很多的酒。他认为小吉尔得到的东西，足以弥补他的爱。从此，他好象再没清醒过来。……

驼群失去了精心的管理，小吉尔陷入深深的迷惘中。第一次作母亲的母驼阿赛，由于缺少放驼人的帮助和抢救，美丽的驼羔儿竟意外地夭折了。小塔娜去姥姥家了，小吉尔根本不会给母

驼挤奶。肿胀的乳房，唤起了深深的母爱。在痛苦的折磨中，阿赛的神态越来越不正常了……

一开始它只是守在墨绿色的岗丛旁，困惑地围着可怜的小驼羔转，悲哀地呻吟着，急切地舔润着。它不懂什么是死亡，只是善良的眼睛中蒙着一层不祥的沙雾，绝望地等待放驼人的到来。

夕阳西下，放驼人还在醉梦中。阿赛不吃不喝，始终没有离开死去的驼羔儿。渐渐暗淡了的晚霞中，草岗莽丛好象化成了一座新坟，阿赛化成了一副悲伤的剪影。夜幕笼罩了荒原，但遮不住这深切的哀怨。黑沉沉的夜空下，广袤无垠的大漠上，到处回荡着阿赛绝望的呻吟。起夜风了，沙海里卷起了狂怒的风暴。蒙古包变成了沙海中的一叶扁舟，在风沙的拍击下不安地颠簸着。但是阿赛还在驼羔前面挡着风沙，仿佛化成了沙海风暴中的一块悲哀的礁石。

第二天，放驼人出现在黑绿色的岗丛旁了。他手提一根哨棍，好象忘了他曾经是驼群最善良的保护人，一反常态，竟冷酷地撵走了极度悲哀的阿赛。拖着死去的驼羔儿，把它埋在远远的沙壑中。然后便捂着脸，孤独地在沙丘上坐着，指缝中还滴出了大滴的泪……

阿赛那时是疲惫的、哀伤的、浑身无力的。在放驼人的哨棍下，它怀着一颗恐惧而受伤的心，悲痛欲绝地逃走了。但是刚等放驼人一扑回蒙古包，它便又焦急地出现在墨绿色的岗丛上了。不见了那死去的驼羔，它便开始神情不正常了。阿赛垂下脖子四处搜索着，刨动四蹄遍地翻腾着。猛然间，它不顾一切地在荒漠上狂奔起来，站立在高耸的沙峰上，扬起长长的脖子，向着茫茫的苍天哀号了。

等小吉尔看到它的时候，阿赛已经虎视眈眈地步入了驼群，

偏执而怀疑地注视着其它母驼身畔的驼羔儿，狂躁而愤怒地盯视着每一峰昔日的伙伴。它那膨胀的乳房暴着青筋，乳头上还渗出了血。片刻它突然怒吼了一声，便在驼群里仇恨地追逐着其它的驼羔儿，嫉妒地咬着每一峰母驼。荒漠上一时沙尘飞扬，驼群惊炸了。

小吉尔带着大狗巴日卡落荒而逃，慌忙向阿爸报讯儿，但是放驼人又喝醉了。小吉尔只好托着下巴，呆呆地坐在拴马石上，防备着阿赛万一闯入这弥漫着酒气的蒙古包。

白热的太阳仿佛钉在了当空一样，灼掉了沙原上的最后一点生气。莽莽苍苍的荒漠草原上，没有一点声息，好象要用这死一般的沉寂，拖延那恐怖时刻的到来。小吉尔终于昏昏沉沉睡着了，大地上的一切都仿佛凝固了，天空、草莽、沙丘，还有小吉尔和大狗巴日卡……

第二……

夜，降临了。

大漠的夜空，狂风收拢着乌云，象驱使无数的黑色野马，狂怒地在水池里冲撞涌动着。天和地象被翻滚的乌云紧拉着，浓浓地连在了一起。气温骤然下降了，黑沉沉的沙原骤然变得这样冷酷无情……

疯狂了的阿赛始终没有出现。当夜幕隐没了一切后，小吉尔是被阿爸抱回蒙古包的。放驼人深埋在络腮胡子里的嘴巴不安地抽动着，阴郁的目光里闪出了内疚的神情。但是他还是没有一句温情的话，只是摆出丰盛的食物放纵地让小吉尔吃。

远处，又隐约传来了阿赛的哀号。

小吉尔很快就蒙住大皮袄睡下了。他不敢告诉阿爸说阿赛已经疯了，生怕阴沉沉的阿爸会用新买回的猎枪把它打死。他可怜阿赛！这个大个子伙伴，是他刚回到阿爸身旁降生的。从小和他在一起嬉戏中长大，个子越高对他越温驯、越忠诚。

夜风，在蒙古包外呼啸着……

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小吉尔又被这旷野的风声惊醒了。蒙古包都在摇晃，多么可怕啊！但是却压不住阿赛绝望的长嚎。这声音一会儿被风暴卷着远去了，一会儿又随着风暴冲向了蒙古包。时断时续，如泣如诉，吓得小吉尔蒙住头一动也不敢动。

小吉尔轻轻啜泣着，但不敢大声哭，怕阿爸咒骂他不象个男子汉。他用大皮袄紧紧蒙住了头，但那撕裂人心的号叫却仿佛更清晰了：痛苦、悲伤、哀怨、绝望。阿赛是在呼唤它那死去的驼羔儿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哀切的声音却使小吉尔联想起那达慕之夜，那娇小女人的哽咽着的热切呼唤声：

“吉尔、小吉尔！我的儿子……”

小吉尔啜泣着，在这沙原风暴卷来的哀怨声中，那娇小美丽女人的面容，在这黑沉沉的蒙古包里显现了。小吉尔想起了她温暖的怀抱，想起了她那轻柔动听的催眠歌声。但等他刚一伸手，那美丽的幻影便消失了。小吉尔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他开始紧闭眼睛幻想着，如果自己就是那峰死去的驼羔儿，那娇小的女人就成了失去孩子的阿赛。她回来了，含着悔恨的泪水回来了。围着一动不动的自己哭泣着，搂着自己绝望地呼唤着……

小吉尔越想，心头就越有一股悲哀的甜滋滋的感觉，眼泪就涌出得越多。他意外地发现，这种幸福只有自己死去才能得到。虽然在白天，他可以在荒漠上玩蚂蚱、追野兔，象匹没上笼头的

马驹子似的调皮捣蛋。但是在夜里，他多么需要那娇小美丽女人的爱抚啊！亲昵地摩挲自己、温柔地亲吻自己。死吧！只要阿妈能回来……

黑沉沉的旷野里，阿赛还在凄凉地哀号。小吉尔再忍不住了，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已经在想象中死掉了。那过去陌生的称呼，现在竟突然被他脱口本能地喊了出来：

“阿妈！我要阿妈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小吉尔正放声痛哭着，阿爸猛地翻身坐了起来，并且迅速地点亮了灯。小吉尔惊悸地停止了哭泣，恐惧地偷眼望着阿爸。他本来认为，会挨一顿咒骂。但是没有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只见阿爸阴沉沉的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，毛茸茸的络腮胡子上挂满了泪珠儿，颤抖的双手向他伸了过来，猛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，用扎人的胡子吻着他说：

“吉尔，小吉尔！阿爸明天就去请她……”

蒙古包外，夜风还在袭卷着阿赛的哀号，时远时近，时断时续，在莽莽苍苍的原野里回荡着。

小吉尔终于满意地睡着了，痛苦的放驼人又举起了酒瓶……

第三……

夜里，沙原上罕见地落了一场细雨。

凌晨，海海漫漫的荒漠经过夜雨的冲洗，去掉了灰蒙蒙的沙尘，显得格外清新壮丽。一簇簇沙蓬、芨芨、冬青、骆驼刺，都缀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儿，更使枯燥的沙原显得葱茏翠绿，生气盎

然。稍远一些，沙丘草岗被少见的水雾虚虚遮掩着，朦朦胧胧，隐隐绰绰，轻纱似的在天地间飘荡着。

放驼人还在酒醉中酣睡着，小吉尔却被蒙古包外的一阵骚乱惊醒了。他不敢贸然出去，只好把胆怯的大狗赶到门外。不到片刻，巴日卡便夹着尾巴溜了回来，在蒙古包里面大逞英雄地狂吠起来。小吉尔赶忙爬在毡壁上，透过毡隙，提心吊胆地向外张望着。

哦！只见飘渺的水雾中，惊炸的驼群四散狂奔着，它们掩护着受惊的驼羔儿，哀叫着隐没到蒙古包后的沙沟、沙峪、沙壑中去了。

好象一切又要归于平静了……

但刚等驼群逃窜不久，阿赛便腾云驾雾般地骤然闪现在蒙古包前。它浑身的绒毛就象燃烧的火焰，两只眼睛就象冒火的火球。它狂怒地昂首一吼，便挫住后蹄，虎视眈眈地盯视起这座蒙古包来。

阿赛疯了！阿赛彻底疯了……

小吉尔不顾一切地扑向放驼人，拚命地摇撼着酒醉的阿爸。大狗巴日卡也夹着尾巴，恐惧地哀叫着。但是无济于事，阿爸还是醒不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透过轻纱似的薄雾，却传来了一个小姑娘的稚气歌声：

一天没见我啊，

你觉得碗重了吗？

三天没见我啊，

你当成一年了吗？

小吉尔一听，脸色就变得煞白。糟了，糟了！谁能料想到，小

塔娜和她阿妈昨天晚上竟意外回来了。她们肯定不知道阿赛已经发疯，瞧！小塔娜还穿着件鲜红的蒙古袍子来给阿赛挤奶呢！疯驼最忌见红色，一见必然会凶狠地冲了过来。小吉尔急忙冲出门来，但无法绕过疯驼，急得差点哭了。雾中，歌声越来越近了，

十六岁的姑娘唱歌，
她的歌声最动听，
六十岁的奶奶挤奶，
她的手指最轻盈……

是的！小塔娜什么都不知道，她穿过晨雾走来了。为了让驼群都听见，她今天把古老的民歌唱得格外优美动听。但是她感到奇怪，今天母驼带着驼羔都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眼前单留下刚作妈妈的阿赛？正在这时候，纱雾笼罩的蒙古包前，传来了小吉尔尖着嗓子的喊声：

“疯了，疯了！阿赛它疯了……”

可是小塔娜认为，是这个调皮的家伙吓唬人呢。每次等别人上了当，他还总高兴地大肆宣扬呢。瞧！装得多象。理也别理他！小塔娜还在唱着歌径直向阿赛走去。

小吉尔急坏了，吓呆了！他已经望见，虎视眈眈的母驼阿赛，渐渐被那雾中的红点激怒了。现在它正口喷白沫，四蹄微蹲，随时可能向那小小的女孩子冲去。小吉尔恐怖地蒙住了眼睛，猛地又跑回蒙古包里，端起一盆冷水就往阿爸脸上泼……

可那歌声还在婉转地飘荡着，离阿赛越来越近了。象一阵轻柔的风，摩挲着它飞舞的绒毛儿。骤然间，狂怒的阿赛昂起脖子，眼神变得痴呆了。歌声，驼羔，还有这稚气的小女孩，是永远并存的。小塔娜还在轻柔地唱着，阿赛恍恍惚惚，好象又回到了

那过去美好的早晨：歌声在它身旁飘荡着，驼羔儿在它身旁嬉戏着，小女孩的手指在它的乳房上轻柔地抚动着……

小吉尔的一盆冷水果然有效，放驼人终于湿漉漉地从蒙古包里跌碰出来了。眼前的景象顿时使他酒醒了一半。他恐惧地意识到，现在哪怕有一点意外的响动把阿赛从梦幻中惊醒，小塔娜在那巨大的躯体下就算彻底完了。放驼人感到内疚、痛苦、绝望和羞耻。如果现在手中有把刀，他一定会立即刺进自己那颗骄傲的心！正当他绝望得几乎发狂的时候，突然背后有一只大手狠狠地钳住了他，使他一动也不能动！小吉尔搂着大狗忙回头看，啊！牧马人阿杜沁大叔。

粗犷雄浑的荒原上，人和动物的心情同时经历着最细微、最复杂的变化。人被那稚气的歌声带进了残酷的现实，而阿赛却被这歌声引入了温柔过去……

小塔娜还是什么也没有觉察。她已经愉快地唱着歌走到了阿赛的胯下，灵巧地把奶桶对准它的乳房，轻盈地开始摩挲它的乳头，并且婉转地唱起了另一支迷人的挤奶歌。但是第一滴挤出的不是奶，而是血，是疼痛，是阿赛的一声怒吼！小吉尔和大人们的心提到嗓子眼上了……

小塔娜却不慌张。她还以为去姥姥家久了，放驼人照料不过来，阿赛的乳房才憋胀成这样。牧人的女儿从小就懂得怎么办。她的歌儿唱得更动听了，手儿动得更轻柔了。等到使母驼重新安静下来，她就用自己的小嘴含着阿赛的乳头，轻轻地吮吮起来。阿赛浑身微微颤抖着，好象又重新回到了那迷人的梦幻中。等小塔娜松开口，浓浓的乳汁已经开始滴答了。随之，灵巧的小手，迷人的歌声，便使洁白的驼乳象泉水般流满了奶桶。人们松了一口气，阿赛竟扬起脖子幸福地呻吟起来。

太阳扯去了笼罩在荒漠上的晨雾，沙原上顷刻间燥热起来。针刺植物上的水珠很快被蒸发完了，墨绿色的枝叶马上焦渴地垂下了头。大地裸露着它满是伤痕的胸膛，海海漫漫地什么都不要遮掩。小塔娜的天真、小吉尔的羡慕、牧马人的自豪、放驼人的悔恨和屈辱，甚至连大狗巴日卡的欢呼雀跃，都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光天化日下。

阿赛变得暂时平静了，放驼人却阴沉沉地坐在拴马石上，显得异常烦躁不安。虽然说，小塔娜知道阿赛是峰真的疯驼后，吓得把满满一桶驼乳失手全倒了，但是还不能给他那颗骄傲的心丝毫安慰。他感到在这广袤无垠的荒原上，只有自己被摆在了受嘲讽的地位。任豪爽的牧马人怎么劝说，他总是固执地沉默着。突然，他扑进蒙古包里，猛地抄起那枝新买的猎枪又冲了出来，枪口颤抖着对准了远方。

阿赛正在迷惘中向着莽原深处走去……

“你也疯了吗！”猎枪猛地向天一声巨响，便被牧马人夺在了手里。

小吉尔吓傻了，痴痴呆呆地望着草莽中阿赛渐渐消失的身影，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那娇小而美丽的女人。快回来吧！也给发疯的阿爸唱一支歌……

但是那娇小的女人却始终没有出现，而阿赛却在小塔娜的歌声中渐渐恢复常态了。一天、两天、四五天过去了，在牧马人的鼓励和暗中保护下，小姑娘天天去唱歌，天天去挤奶，使阿赛从迷惘中走回了现实，一点也不疯了。它仿佛忘记了忧伤的往事，一见小塔娜就温柔地呻吟着垂下了头。到后来，甚至就连小吉尔那条胆小的大狗巴日卡，也敢公然在阿赛的肚子下钻来跑去，吹叫着大显威风。